

Art of Black Africa

让·洛德 著
张延凤 译
陈卫东 校

黑非洲 艺术



江苏美术出版社

黑非洲艺术

让·洛德著

张延风 译

陈卫东 校



江苏美术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5 号

黑非洲艺术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天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 - 5500 册

ISBN 7—5344—0372—3

J · 373 定价: 12.50 元

社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电话/3308318 邮编/210009

发行科/南京市湖南路54号

电话/3301554 邮编/210009

目 录

第一章	失而复得的非洲艺术	1
第二章	历史概况	25
第三章	黑人艺术家	64
第四章	艺术和社会	81
第五章	面 具	111
第六章	雕 塑	139
第七章	从神话到历史	159
第八章	结 论	172
注 释		181
附 图		189

第一章 失而复得的非洲艺术

“黑人艺术”的命运何其诡异！非洲雕刻起初被猎奇，尔后倍受轻蔑和歧视，不久，又成为人种志的证据。以后，随几位现代派画家的心愿，它们又被捧为艺术灵感之源，最后，成为日益增多的艺术爱好者追逐于市，待价而沽的商品。非洲雕刻在进入当代艺术殿堂以前的五个世纪中引起内容各异，甚至相互矛盾的看法。回顾这些观点如何演变是大有裨益的。对黑非洲艺术的审视不可能与此无关。

15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和 19 世纪后半期，西方两次面向非洲。但是对话却两次戛然而止。非欧关系不是在血泊中破裂，就是沉没于缄默里。在人类历史上，如此惨痛的隔阂实属罕见。究其原因，众说纷芸，可能仅仅出于势态就能将各种因素同时集于一体。

直到近代，非洲仍然受到日益严重的轻蔑。当人们寻找非洲被征服、被殖民和被奴役的原因时，可以摆出如下理由：

欧洲人对黄金的渴望，称霸世界的野心，发现另一人种的好奇，经济危机的刺激，以及两类渊源各异的文

明对抗。

孤立地分析,这些理由都缺乏说服力。应该说,是这些因素¹的无比强大的综合作用促使欧洲人越过边界,进军沙漠或者漂浮于地狱之海。

风骤起,为探险呼风唤雨。世界充满多少奇闻轶事!梦想与理念捕捉奇异,多少奇异玩味着幻想!或心怀恐惧,或出于渴望,人们勾勒着它们的形影。佛罗里达海湾的发现者蓬斯·德·莱昂²已经扬帆出海去寻找汝旺斯岛。中世纪种种海外奇谈里的奇花异兽、外邦习俗、超凡景象,还有³12世纪的奥诺赫斯·多丹在著作《世态》中描述过的变幻无穷的妖魔鬼怪,萦绕在航海家甚至商人的脑海里。经过伊斯兰人的介绍,十字军骑士对苏丹之国——黑人国略知一二。据说阿拉伯故事里的法力无边的魔法师正是从这个国家出发去云游四方。

欧洲人对非洲文明的看法实际被一种起源于中世纪的神话所左右。这些神话说,在黑大陆有一个被上帝遗忘了的、崇拜偶像的王国。在基督徒心目中,这个需要改变信仰的国土实际就是非洲,而且,因为一直有人把约翰长老⁴所说的基督教秘密王国定位在那里,教徒们认为他们将在那里重新结盟,并战胜异教徒。16世纪初,葡萄牙人自以为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这块神秘的国土。

自十字军东征以来,非洲引起了欧洲人的好奇与幻

想。用热衷于旅行猎奇,用对宗教虔诚都不足以说明其魅力。事实上,远在奴隶贸易兴起以前,经济需要已成为欧洲人探险的主要动力之一。在13世纪,欧洲人开始消费食用香料,因此需要胡椒和象牙餐具。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在贝宁订购的第一批货就是象牙胡椒瓶、盐罐和盘子。(图1)经阿拉伯人和居住在罗纳河谷^⑥的犹太人转手,东非赞吉人的象牙也能运到欧洲,在象牙上有莫桑人雕刻的艺术杰作。

但是,欧洲人尤其需要黄金。在北非的商行和货栈,商人从异教徒手里买到黄金。他们知道这些黄金来自内陆的苏丹国。在13世纪,匈牙利金矿的枯竭触发了一次可怕的经济危机。寻找这种贵金属的新来源,取消居住在柏柏尔高地的^④控制着商品和珍玩市场的中间商,直接和阿拉伯商业竞争,使欧洲经济进一步向交流开放,成为欧洲向非洲接近的最初动机。

异国情趣的产生

拉伯雷^⑤写道:皆知非洲辄出新奇之物。他无疑援引的是老普立厄^⑥说过的一句话。但是,在当时的欧洲已有许多关于这些奇物的可靠佐证。最早的证据见于1470年4月,查理·勒·泰梅海尔签署的一个文件:“兹定赏葡萄牙骑士让·多尔维凯尔克阁下之仆阿尔瓦·德·维尔……21镑,表彰他自海外带回无人识别之奇物。”自15世纪30年代起,王侯和商人设立奇物室以陈列天然

的和人造的奇巧之物。

在封德奈依—孔特近郊的贝尔—埃斯巴,拉伯雷的保护人安德烈·蒂拉戈(1480—1558年)的儿子收集了一些异国之物。他的侄子安德烈·利沃多曾在一段韵文中向他描述,“以细木片编出的极其愚昧的野蛮人的衣裙,以树皮和树根织成的毛茸茸的帽子,还有毯子和缨络以及美丽的羽毛头饰。蒂拉戈叔叔,您的房间收藏着来自秘鲁和几内亚的奇物。”

应迪埃布瓦著名奇物爱好者昂戈兄弟之邀,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来到“蝴蝶花”别墅参观。他对印度的布料、金银器和陶器、对来自鸚鵡之国(巴西)的陶土古玩,以及来自非洲海岸的象牙、偶像和兽皮赞叹不已。

很难对文艺复兴时期收藏的非洲珍品逐一清点造册,数量上的大量变化,爱好异国物品的兴趣本性,在艺术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也难以衡量海外珍品的地位,也许这只不过是一种时尚,但这种时尚一直延续到17世纪,其力量之大足以在非洲开辟一个市场。

当时,宫廷争相购买黑人工匠应葡萄牙商人的要求精心制作的牙雕。后来成为斐迪南一世的蒂霍尔大公^⑦,在他的昂布拉城堡收藏着产于贝宁和西非海岸的象牙制品:汤勺、刀叉和佐料瓶。马德里、布伦斯雅克、莱顿、梵蒂冈的博物馆里保存着直接从非洲象牙商人那里定购的雕花喇叭、带盖盘碟、盐罐和餐具。普雷托里乌斯^⑧

在著作《乐器论》(1619年)的插图中专门绘制了贝宁或刚果的象牙喇叭。

奇物室主要收藏适合欧洲人情趣的非洲用品。传统的艺术品似乎较少,原因是土著人视其神圣不可侵犯,不愿出卖,因而收集困难;另一方面,这些木质雕刻质地脆弱,形象怪诞,使收藏家 and 他们的继承人不得不有所顾虑。此外,马德里大地震使许多艺术珍品香消玉殒。现在还残存的是欧洲人当年毫不感兴趣的收藏品的剩余部分。在德累斯顿的凯斯卡梅尔博物馆,在乌尔姆^⑤韦德曼的古老收藏品里,还能找到芒贝图^⑥人的精致铜长矛、卡萨伊的绒织品、圣萨尔瓦多王国和尼日利亚海岸的牙雕和木雕。遗憾的是,人们至今还不知道这些艺术品到达欧洲的确切日期。

在路易十四执政时期,阿格尼^⑦国王阿蒙·迪富的儿子在凡尔赛接受基督教洗礼,路易十四是他的教父。可能就在这一时期,阿格尼人的某些人神同形的黑陶葬品(陶土内渗有石墨材料)运到了欧洲。1931年,在巴黎曾展出过几件陶器。法国王室还收藏两把精雕细刻的贝宁喇叭(现藏于巴黎人类博物馆)。我们还知道吉尔塞博物馆在其著名收藏品中拥有三件1695年从非洲运来的巴刚果石刻小雕像。

法国人对奇物的浓厚兴趣在首相马扎兰^⑧执政时期有所减弱。艺术嗜好的改变和当局的提倡收集西方古代

文物都不是转移非洲兴趣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欧洲人没能在非洲找到一种思想形式，或者说一种宗教来刺激新奇的精神或艺术。然而，在 18 世纪，伏尔泰却找到了东方哲学。传教士们努力翻译道家著作。从此以后，在欧洲人的观念里，非洲成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劳动力来源。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在大肆屠杀美洲的印地安人之后尤其需要廉价的非洲黑人来补充劳动力。

苏丹黄金和入侵非洲

除去好奇心和求知欲外，探索欧洲人对非洲产品大感兴趣的其他原因并非无益。经济因素刺激着对非洲内陆和沿海地区的既危险又昂贵的远征。经济也影响着对新近发现的文明的评价。

在 15 世纪的欧洲，货币交换出现过很严重的问题。当时，黄金贮备枯竭，金属资源稀少。1434 年，布鲁日^⑧获悉，一半的流通货币贬值。1445 年，一个由金融家和圣乔治^⑨的银行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认为，黄金、白银和廉价货币应各占流通货币的三分之一。但是，1446 年末，在东方国家中获取巨利的热那亚^⑩强大的桑杜里奥家族利用影响，通过决议恢复了货币的金本位制。这一举动在埃及引起兑换动荡，拥用最大黄金储备的桑杜里奥家族趁机控制了市场。这件事刺激各大银行作出努力直接寻找这种奇妙金属的产地。他们猜测阿拉伯人在苏丹国弄到了黄金。某些人人皆知的事实可以印证这一猜测。例如

凯依塔王朝的曼丁寻国王贡戈·穆萨——他的头像印在卢塔卢尼亚—阿特拉斯地图册上，于1324年在开罗大肆挥霍黄金，甚至引起了金币贬值。旅行家们也认为非洲蕴藏着丰富的金矿。但是，他们的著作直到17世纪才发表。那时，欧洲的兴趣已转向美洲，形势不再要求掩盖事实（掩盖的目的是为了迷惑竞争者）和严守地理发现的秘密。

14世纪以后，旅行家们踏上征途，开始了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探险。在这之前他们甚至不知道非洲的海岸线。根据一位1300年在西迪玛拉生活过的热那亚人所介绍的情况，有人绘制了一幅地图，标出从塔费拉莱到乌阿拉塔约需四十天行程的路线。除卢塔卢西亚—阿特拉斯地图（1375年）外，还有一幅绘制于1413年的地图。廷巴克图被标记在四条路的汇合处，一条通向加奥和埃及，另一条经过奥卡尔通向突尼斯，第三条通向西塔德布塔和塔马蒂（图阿首府），并经过塔费拉莱的首府到达摩洛哥，第四条路通向曼丁哥国。（图2）

恢复金本位制以后，桑杜里奥家族立即于1447年派遣以他的旅行家安东尼奥·玛尔芳特为首的苏丹黄金资源探察队。随队文书留下的旅途记录描述了图阿和尼日尔盆地。他很可能到过廷巴克图。但是他不是第一个深入非洲内陆最远的人。1405年至1413年间，一个叫安德姆·迪桑纪埃的法国人在加奥逗留过，并娶一位桑

海公主为妻。他把妻子和两个女儿带回法国，一名非洲医生陪伴着他们。查理七世路过图鲁萨时，非洲医生给国王看过病，并使他获得痊愈。

自玛尔芳特的旅行后，内陆撒哈拉的标记在地图上被抹去。从此，一切消息，无论新旧，只要有利于竞争对手，大银行都有意封锁。但文献上的空白，地图的粗略都不应造成错觉，以为自1447年后，欧洲停止了从陆路对黑非洲的探险。1470年，佛罗伦萨的波尔迪纳家族的文书贝奈泰多·泰依把他从巴黎到廷巴克图的旅行作为一件轶事偶然记载下来。他是在旁听了雅克·达马尼亚克的案子后才到廷巴克图去的。

但旺·马列(1605年)、波斯曼(1704年)、洛耶(1714年)所说的几内亚一带沿海王国里大量的黄金从何而来？加纳在独立前被称为戈尔科阿斯(黄金海岸)，难道以此为据，艾尔多拉多¹⁶就一定位于非洲吗？在塔拉乌和阿克拉之间，早年是矿藏丰富的岩石地带，由于风化作用，后来成为盛产矿砂的冲击平原，但含金量却比金矿少。阿格尼人、阿散蒂人¹⁷和巴乌莱人用黄金冶炼合金，把合金加工成首饰、耳坠和死者面模。由于黄金的这些用途，早期旅行家们称之为“神金”。1819年，波沃蒂认为用纯金铸成的某些饰物可能是假的，工匠们实际上在木胎外面贴了一层雕花的或锻打的金属片。非洲西海岸的黄金资源供应当地消费尚绰绰有余，但满足欧洲的需求

就远远不足了。此外，欧洲人的采矿设备很差，矿点位置也严加保密，这些因素都影响黄金生产。

美洲的发现迅速改变了欧非关系，给非洲的命运蒙上阴影。1495年后，贩卖黑人很快显得既容易又有利。容易，是因为奴隶贩子直接从沿海封建主那里“进货”；有利，是因为奴隶贩运对那些只搞这一行的人无利。因此，黑奴贩运在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至部分欧洲经济和几乎全部的国家经济（某几个欧洲国家）都离不开它。根据迪阿尔特·巴士哥提供的资料，从1495年至1521年，葡萄牙人每付12至15个马尼（一种铜币）便可买到一名奴隶。葡萄牙人选择这种金属做货币并不出于偶然。当时，非洲的艾旦和津克的铜矿锡矿和锌矿可能已落到深入乍得北部的阿拉伯人手中，但是非洲沿海王国又需要大量的铜。这种供需矛盾极大刺激欧洲佛拉芒地区¹⁸冶炼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黄铜产品），随后，中欧地区的冶炼工业也日益发达。当时，艾克斯—拉沙佩勒¹⁹的金属生产一度控制市场。

邪恶的野蛮人

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快影响欧洲人对非洲文明和艺术的估价，影响波及到非洲文明和艺术的命运。作为第一批到非洲的旅行家，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在15世纪不约而同地描述过非洲的组织严密的国家、繁荣昌盛的艺术、富甲一方的城市和整齐划一的街道。但时过不久，在

欧洲人眼里,阴暗的形象便取而代之。非洲形象的某些细节取之于中世纪欧洲关于林神的传说以及约英·塞尔瓦迪戈的神话。直至最近,这种形象仍变化不大。蒙田^②曾特意把野蛮与愚昧区别开,他认为野蛮并非贬义词——不过 19 世纪的作家仍以贬义理解野蛮,野蛮是质朴天性的同义词。在一般人眼里,非洲人没有作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贡献来证实关于善良的野蛮人的神话。只有朝拜圣婴的第三位国王加士巴^③的形象例外。他在 15 世纪才变成黑人,即 1439 年宗教统一会议前不久(这次会议表达出统一拉丁教会、希腊教会,也可能还有约翰长老教会的企图)。

黑人只是作为仆人和配角形象(华多、鲁本斯、伦勃朗只是作为例外描绘他们)才出现在西方的肖像画中。在建筑物上、在地图册和旅行书籍的卷首插图版画中,黑人形象作为大陆的标记被表现出来。

在位于迪耶普的圣雅克教堂里,三块 16 世纪的寓意性浅浮雕象征着新发现的大陆。非洲被表现为一个黑种男人和一个正在哺乳的黑种女人。两人之间,一条巨蛇盘绕在树上,明显意味着原罪。根据官方教义,非洲人只有作为亚当的后代才被认为是人。但大部分人种的繁衍事实使神学家不能自圆其说,陷入难堪。于是一段创世纪的插曲及时解救了他们。话说诺亚有三个儿子。大洪水后,他们重返大地,各自繁衍后代。非洲人被认为是

不肖之子舍的后代。他们遭到父亲的诅咒：“舍的后代是魔鬼！让他们永远是他的兄弟的奴隶的奴隶吧！”可是美洲的教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愤怒。他们的子民不是坏人的后代，却遭到如此不公的待遇，被屠杀和麻疹折磨得奄奄一息。非洲奴隶被运往美洲，源于教会“人道”的考虑。他们认为黑人应该比印地安人少抱怨，因为黑人体格健壮，又受到圣经最可怕的诅咒，因此对待黑人不必有什道德上的恻隐之心。黑人应该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他们和撒旦是一路货色，黑人如果忿忿不平，只能责问撒旦，为什么他们是黑色人种？

有必要指出：不要把视黑人和邪恶的人为同一归罪于中世纪民众的唯一信仰——基督教。直到18世纪，某些词典还把黑色的意义解释为阴暗、悲惨、凶恶。那个时代的画论则强调黑色是……一切颜色的虚无。

德布里兄弟曾给马尔朗探险队的菲利波·毕加费塔的《刚果之行报告》作过插图，专门为马尼—贡果誓绝异教的场面作过一幅版画。这位国王率领臣民刚皈依基督教，并打着斐迪南一世的旗帜接受洗礼。画面前景是葡萄牙人，国王和显贵，燃起火堆，焚烧一切黑人宗教偶像；画面背景有一个刚果人在供奉雕像的祭坛前伏拜；右侧，一个刚入教的虔诚教徒从圣殿里搬出一尊雕像准备把它投入火堆。（图3）画布偶像的形状取之于中世纪传说中妖怪的脸谱，并借鉴了描绘贝塞比神^②的传统手

法。

迪耶普的圣雅克教堂浅浮雕的意义现在已经明确。浮雕根据 16 世纪的宗教信仰,把黑人列入刚堕入地狱的那一群人中间。

1537 年 6 月,教皇保罗三世(亚历山大·法尔奈斯)在诏书中授予新近发现地区的居民以真人资格,条件是他们被认为有资格接受天主教信仰和领受圣事。在某些地区,尤其在下刚果,出现大规模的、然而只是表面的皈依基督教的浪潮。例如 1491 年,在若阿一世名义下,国王若赞卡·内古乌的受洗礼引起朝野传统宗教势力的强烈反抗。其子用武力才将暴乱镇压下去。这一时期,有人受传教士启发,用下刚果的工艺技术制造黄铜十字架,圣徒像和贵族杖。但是,这些作品很快被当地人同化,并使用到他们的宗教仪式中。

可能只有蒙田能以理性对抗当时笼罩欧洲的神学迷狂。面对西方人的偏执和绝对,面对被阴暗固执的心理弄得神魂颠倒、千疮百孔的狂热意识,他始终能以平等的态度分析不同的风俗并进行判断。然而,一般人却认为野蛮人只能勉强算人,是人中兽类,因此,必须为开始于 1517 年,而后被 1713 年的《乌得勒支条约》^⑧制度化的黑奴贩卖辩护。

在 17 世纪,非洲或多或少被遗忘了。法国地图学家甚至看不懂前辈绘制的、在闻名的布拉厄地图(制定于

安特卫普)上仍很清晰的复杂网络,并将其拭去。

在1704年,波斯曼^⑧当然关注几内亚的黄金。他把“滑稽面像”的美称送给阿格尼人和阿散蒂人的金面具。

时代进入18世纪。文明发现又掀起高潮。中国和澳洲诸岛成为引导欧洲人幻想的主要内容,充实着可爱的、颇具上流社会风韵的异国情趣。而非洲只是在充当类似尾随贵妇的得宠青年侍从这种角色时才能享受到高雅的待遇。在风俗分析和文明判断中的相对并行观重新调整思维。哲学家惊喜地发现机敏聪慧的中国人的神工鬼斧以及平和宽容的精神,并在充盈着风俗自由的澳洲和新“塞里哥”^⑨前感叹不已。可是非洲却一无所有,甚至乌托邦都与之无缘。

休伦人^⑩来自美洲,当欧洲人觉察到他们和其他大陆有关系时,首先想到的是东方。从印度战争到远征埃及,欧洲人一直面向东方。殖民主义思想使他们轻易地下结论:非洲根本没有参与人类历史,黑人就象在蒙昧的黑夜中徘徊的原始人。

在黑奴贩子麋集的地方,国家经济从此依赖于黑奴交易。掌权阶级从中大获其利。黑奴贩子维护着统治阶级利益,统治阶级不断以“黑货”(指黑奴)供应奴隶贩子。由于外部的支持,人为的封建制在这些地区形成并日益恶化。由于封建制利用的是黑奴贩运经济,所以为了生存,它不得不以发动连绵的战争为代价。捕捉黑奴